



當阿姍被運到急症室時，她的神志還算清醒，只見她胸口一上一下的喘著氣，焦慮的說著：「我個仔點呀？阿仔，你以後要乖D，生性D啦。」臉頰流下了晶瑩的淚珠。

這便是她最後的一段話。

血壓只有六十（上壓）、四十（下壓），心跳每分鐘一百三十次，呼吸微弱，臉色蒼白，阿姍在死亡邊緣掙紮著，在極度痛楚中，她腦裏的仍只有她的兒子，那個她危急中拋出的兩歲大的兒子。

這一拋，就是這樣使勁的一擲。她把兒子扔出了死亡，而她卻被巴士撞倒，生生的被輾壓了下去，像打樁機壓著廢鐵一般，把那盆骨榨成了碎骨片，整個陷了下去……

打開著的白布一看，天，那算是什麼腹腔呢？她的肚臍至半條大腿間，已被壓得扁扁的，皮膚是被嚴重的撕裂了，位於股溝的幾條大血管也被輪齒扯爛掉，正流著血，那些腸子也被擠出了身體，暴露在外，垂在腰間，直腸經已爆裂，子宮脫了位，橫在一旁，腸子鑽出在肛門外，一片血肉模糊。

盆骨是徹底的破裂了，像摔爛了的玻璃杯，零零碎碎，大量的血液從折骨中頃刻流逝。

阿姍上半身還有知覺，雙手也會遵從指示微微動著，下半身呢，卻像爛泥一堆，沒有血色，沒有知覺，沒有活動能力，軟軟的塌在那染著血的床單上。

插上氣喉幫助呼吸後，阿姍便被推入手術室，入院後半小時，她已睡在手術檯上，手術也隨即展開。

手術由兩組醫生進行，骨科醫生先固定盆骨、減少血液流失，然後外

科醫生剖腹清理，割去腐爛的組織，由於肛門是保不住的了，便在肚子開了個人造口供日後排便，子宮和部份大腸也得切除。

盆腔內的淤血足足有十公升，一個正常成年人體內的血液也不過六公升，也就是說，病人已把身體的所有血都流光了，如果不是不斷的輸血，她是到不了這張手術檯上的。

手術進行期間，病人的心跳已很微弱，之後更停止了跳動，注射了強心劑也無效，心臟像個癱瘓了的機械，停止將血液運送全身，此刻唯一的辦法，便是馬上進行剖胸心臟按摩。

這是維持血液循環的最後方法，醫生把病人的胸膛剖開來，伸手入體內直接擰著心臟，一擰一放的泵著，好讓血液得以循環，腦幹不致死亡。

剖胸心臟按摩維持了個多小時，擰著心臟的手也酸軟麻痺了，病人的心臟卻毫無起色，而此刻她的瞳孔經已放大，對光失去反應，這顯示她的腦幹已經死亡。

心電圖是條直條的走著，血液也再是流著，各外科醫生互相討論和考慮了一會，搖搖頭，把手上的手術刀放了下來，心中又泛起阿姍臨終的叮囑……